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二十四回 說新聞傳來新戲 定情品跳出情關

這回書要講顏仲清、王恂二人。這一日在家，仲清對王恂道：「你可知道，這幾日內出了許多新聞，你聽見沒有？」王恂道：「那兩天因你弟妹身上不好。我天天候醫生，有些照料，沒有出門。」仲清道：「我昨日聽得張仲雨講的，有個開銀號的潘三，從三月間想買蘇蕙芳作乾兒子。頭一回是拉著張老二同去纏擾媚香，沒有法兒，媚香故意殷勤。待那潘三借了他二百吊錢，聽得說要敬他皮杯時，假裝魚骨鯁了喉。後來把他們灌得爛醉，竟到不省人事，卻叫他們在客房內同睡。那姓潘的便滾了下來，在自己鞋裡撒了一泡溺，後來醒了。查起來，他家說被華公子叫了去，姓潘的吵了一夜，沒有法兒也只得回去。到四月裡又去鬧他，偏偏碰著假查夜的來，唬得潘三跑了，倒丟了一個金鐲。」王恂笑道：「媚香原是個頂尖利的人，就是湘帆能服他。這潘銀匠自然要上當的。」仲清道：「還聽得那個李元茂，在東園鬧了一個大笑話。」王恂道：「怎麼樣？」仲清道：「有人看見李元茂在土窯子，一個人去嫖，被些土棍打進去，將他剝個乾淨。李元茂圍了草簾子，不能出來，惹得看的人，把那土窯子都擠倒了。後來不知怎樣回去的。」王恂道：「有這等事？或是人家糟蹋他，也未可知。」仲清道：「張老二的蔡升目睹，也是仲雨講的。」王恂道：「李元茂外面頗似老實，何至於此？」仲清笑道：「老實人專會作這些事，不老實的，倒不肯作的，近日被你那個蟲蛀舅爺領壞了。」王恂笑道：「都是你的好作成，若論女貌郎才倒是一對。只我那泰山、泰水聽見了，是要氣壞的。」仲清道：「我還聽得說，那魏聘才進了華公府，就變了相，在外邊很不安分：鬧了春陽館，送了掌櫃的，打了二口還不要緊。又聽得陸素蘭對人說，魏聘才買出華公府一個車夫，一個三小子，去糟蹋琴言，直罵了半天。琴言的人磕頭請安陪了不是，又送了他幾吊錢才走。」王恂道：「奇了，這幾天就有這許多事。我們從前看了這兩個人都是斯斯文文的，再不料如今作出這些事來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了。」仲清道：「我又聽得一件快活事，庚香與琴言、素蘭倒遊了一天運河。近日他們二人病都好了。」王恂笑道：「庚香竟公然獨樂起來，也不來約我們一聲。」仲清道：「是素蘭請他與琴言相會，各訴相思，外人是不可與聞。」王恂道：「我真不知庚香、琴言之情，是何處生的？世間好色鍾情，原是我輩。但情之所出，實非容易。豈一面之間，就能彼此傾倒？想起正月初六那一天，庚香只見琴言一齣《驚夢》，猶是不識姓名，未通款曲。及怡園賞燈之夕，就有瑤琴燈謎為庚香打著，因此度香就請庚香與琴言相會。聞寶珠講，那一天先將個假琴言勾搭庚香，庚香生氣欲走，而真琴言始出，已是兩淚交流，此心全許。以後偏是會少離多，因之成病，人皆猜是相思。即媚香生日這一日，琴言因病不來，庚香便覺著心神不定，後來生起病來。據我看來，庚香即是一個鍾情人，也想不出這情苗，從何處發出？似乎總有個情根。在琴言則更為稀奇，於大千海中，驀然一盼之下，即纏綿委曲，一至於此，令我想不出緣故來。若是朝夕相見熟識性情脾氣，又當怎樣呢？他們兩個人真是個萍水相逢，倒成了形影附合，這難道就是佛家因果之說乎？」仲清道：「他們兩人的情，據我看來，倒是情中極正的，情根也有呢。我說給你聽，這至正的情根，倒是因個不正的人種出。我問過庚香之傾倒琴言，在琴言未進京之前，那魏聘才是搭他們的船進京的，細細講那琴言的好處，庚香聽熟了，心上就天天思想，這就是種下這情根了。後來看見琴言之戲，果然是色藝冠群，又聞其人品高傲，性情冷淡，愛中就生出敬來，敬中愈生出愛來。若從那日一筆勾消，永不見面，就作了彩雲各散了。偏有天作之合，又出了一個度香，從中作氤氳使，將假試真，探微燭隱，遂把個庚香的肺腑，攝入琴言心裡。設那日庚香為假琴言所誤，則琴言也就淡了。你想想：一個人才見一面就能從他的相貌，想出他的身分來，說我愛你者，為你有這容貌，又有這身分；若徒有容貌而無身分，也就不稀奇了。這兩句在他人聽了，也還不甚感激，而琴言之孤高自賞，唯恐稍有不謹，致起戲侮之漸。不料偶一見面，如電光過影之梅公子，即能窺見我的肺腑。又想人之所愛唯在容貌而已，而愛我容貌之心，究竟是什麼心，雖未出之於口，未必不藏之於心。就算也沒有這片心，但世間既愛此人，斷無愛其拒絕，反不愛其逢迎之理。所以庚香一怒，而琴言之感愈深；琴言一哭，而庚香之愛彌甚。雖然只得一面，他們心上，倒像是三生前定，隔世重逢，是呼吸相通的了。此即是庚香、琴言之情根，似已支支節節，布得滿地，你尚說沒有麼？但又聞寶珠講，琴言留意庚香，已在怡園未會之前，就是初六那一天望見庚香之後，便恍恍惚惚，思及夢寐，這卻猜不透，因果之說容或有之。」王恂道：「吾兄之論，如楞嚴說法，絕無翳障，以此觀庚香、琴言之情，正是極深極正，就在人人之上了。若湘帆、媚香之情，較之庚香、琴言，又將何如呢？」仲清笑道：

「那又是一種。我看湘帆之愛媚香，起初卻是為色起見。已花了無數冤錢，一旦遇見這樣絕色，故辱之而不怒，笑之而不恥，猶之下界凡人，望見了天仙，自然要想刻刻去瞻仰的。及到媚香憐其難訴之隱情，感其不怨之勞苦，似欲稍加顏色，令其自明。及親見湘帆吐屬之雅，容貌之秀，而且低首下心，竭力盡命，又不涉邪念，一味真誠，故即被他感動。到感動之後，自然就相好。既已相好，則如漆投膠，日固一日的了。溯其見面之初，湘帆則未必計及媚香之身分，但見其容貌如花，自然是柔情似水。及看出媚香凜凜難犯，而且資助他，勸導他，則轉愛為敬，轉敬為愛，幾如良友之箴規，他山之攻錯，其中不正而自正，亦可謂勇於改過，以湘帆比起庚香來，正如子雲、相如，同工異曲。世唯好色不淫之人始有真情，若一涉淫褻，情就是淫褻上生的，不是性分中出來的。譬如方才說的潘三，心上也是想著媚香，難道說他也是鍾情的不成？」王恂道：「也要算情，若說不是情，他也不想了。」仲清笑道：「潘三若有情，倒絕不想媚香，其想媚香正是其無情處。」王恂笑道：「此語有些矯強了！不過情有邪正，潘三之情，是邪情、淫情，非湘帆可比。若定說他於媚香毫沒有情，又何至三回五次，這麼瞎巴結呢？」仲清笑道：「這最容易解說的。潘三若於媚香真有情，又何必定要他作乾兒子，不過與其來往來往，作個忘年小友，不涉邪念。如今假使媚香得其銀號而不遂其歡心，吾恐潘三必仇恨媚香，深入骨髓，豈有鍾情之人於所愛之中，又加得上些所惡麼？就有些拂意之處，本是我去拂他，並非他來拂我，以此人本不好如此事，所以拂起我的意思，於人乎何尤，於愛乎何損，這才是個有情人。若情字走到守錢虜心上來，則天上的情關也要去舊更新，另請情仙執掌了。」說得王恂心思洞開，不禁撫掌大笑道：「吾兄說出如此奧妙，令我豁然開朗，真可謂情中之仙，又加人一等矣。」王恂又問：「度香之情，為何等情？」仲清道：「度香雖是個大紈袴，然其為人雍容大雅，度量過人。愛博而不泛，氣盛而不驕。且無我無人，涵蓋一切，是情中之主人。」因又道：「蕭次賢如野鶴閑雲，尚有名士結習。但其純靜處，人不能及。終日相對，娓娓無倦容，其情可見在此。竹君恃才傲物，卓犖不群。唯用情處為甚懇摯，雖其狂態難掩，而究少克伐之心。卓然如雲行水流，隨處遇合，竟無成心，凡事出以天趣。且辭鋒尖利，而獨於所好者，便不忍加一刻薄語，亦其情有專用處。前舟與閣下，大致相似，和平渾厚，藹然可親，所謂寧人負我，毋我負人者也。至於我亦非忘情，但不能輕易用情。用時容易，到完結處便艱難。若使孟浪用之，而無歸束，則情太泛濫，反為所累。莫若將自己的情，暫借與人，看人之用情處，如有欠缺不到，或險阻不通，有難挽回難收拾處，我便助他幾分，以成彼之情，究以成我之情。總之情字，是天下大同之物，可以公之於人，不必獨專於我也。」王恂道：「此等學問是極精極大的了，是能以天下之情為一情，其間因物付物，使其各得其正。推而言之，殺身成仁，捨生取義，也是這個念頭。若觀粗淺處，則朱家、郭解一輩，是以自己之情，借與人用，吾兄又是個情中之俠了。」仲清道：「何敢當此謬贊。但人性各有所近，不能強使附合。即我在度香處，聞得那個華公子的舉動，雖未與之謀面，但其豪爽是常聽見的。我知其用情闊大，與度香同源異流，所以度香常贊他，也很佩服他。至若魏聘才、馮子佩、潘三等，真可謂情中之蠹，近其人則蠹身，順其情則蠹心。天生這班人，在正人堆裡作祟。還聽得有個奚一，專愛糟蹋相公，有一個木桶哄人，不到手不歇，受其茶毒者不少。前日琪官竟為所騙，幸其性烈，毀其木桶而出，雙手竟刮得稀爛，至今尚未全好，此是情中的盜賊。若你那位蟲蛀的舅爺與你那位貴連襟，則道地是個糊塗蟲，不知情為何物，正是悲愉哀樂悉與人異者也。」王恂笑道：「這幾個廢物，心孔裡不知生些什麼東西在內，世間的醜態叫他們作盡。孫老大又來了一個妻舅，前日來拜過的，也似聘才一輩人，然尚沒有聘才伶俐，將來一定要鬧笑話的。」

仲清道：「『蟲蛀千字文』要給他吃碗墨水，才好免得隨口胡言。」王恂道：「李元茂吃什麼呢？」仲清笑道：「李元茂顛顛預預，七竊閉塞，要吃大黃、芒硝，方才打得通他這些濁污。」王恂又問仲雨，仲清答道：「在可善可惡之間，尚識好人，天良未昧。」二人剛說得有趣，忽見李玉林同著桂保來，見過了，遂即坐下，因問道：「這兩日不見你們出來，在家作些什麼？」王恂道：「也常出去的，我倒總不見你們。」桂保道：「我們近日在怡園演習新戲。」仲清道：「什麼新戲呢？」玉林道：「聞得六月初六日荷花生日，華公子要來逛園。度香為他是愛聽戲的，即與靜宜商量。靜宜說：『華公子是愛新鮮熱鬧的，若說尋常的戲，他都已聽過，而且這幾個班子也未必能賽過他的八齡班。我想不若把各班中，挑出幾個來，集個大成班，我再譜出些新戲來，便不與外間的相同，也就耳目一新了。』」仲清道：「這倒很好。但不知戲文何如，是些什麼戲呢？」玉林道：「我聽見從前有個才子，叫作毛聲山，撰出了幾個戲目，卻沒有作成曲，名叫作《補天石》：「仲清笑道：

「口惡，此是毛聲山哄人的，止於批《琵琶記》內題出這幾個戲名是：《李陵返漢》、《燕丹滅秦》、《諸葛延年》、《明妃歸漢》等事，共有八九種。」玉林道：「如今靜宜又添了四種是：『《金谷園綠珠投樓》、《馬嵬驛楊妃隨駕》、《李謫仙夜郎奉詔》、《杜拾遺金殿承恩》』，這四本戲更覺熱鬧，差不多要全部出場。」仲清道：「這四種更妙，為普天下才子佳人吐氣。馬嵬賜縵之事，千古傷心。且羯胡之叛，禍在國忠，於玉妃何罪？那些叢書禪史，盡係道聽途說，遂玷污宮闈。即洗兒一事，新舊《唐書》皆所不載，就見元微之輕薄之詞有『金雞帳下洗兒時』一句，後人遂以為確據，甚屬可恨。且奸相伏誅，六軍可發，是件順情合理之事。這陳元禮上無憂國之心，下無束師之律，罪應擱棄。若要將這些事翻轉來，此外尚多呢。」王恂道：「在怡園演習的共有幾人？」桂保道：「旦腳□個，此外生、淨、老、丑有□餘個，是五六班湊成的。」仲清道：「旦腳□個是誰？」桂保道：「我們兩個之外，尚有瑤卿、媚香、香晚、靜芳、瘦香、小梅，後來又添了玉儂、玉豔，共是□個。」王恂道：「這就是□美班了。」桂保道：「陪客尚未定，你們是一定在數的。聽得度香已寫書子到保定府去，請前舟回來商議，只怕就是這件事。」王恂道：「也近了，今日已是二□六日了，還有□天，就演得全這些新戲嗎？」玉林笑道：「你好記性，還有個閏五月，難道一月多，還演不出來？」王恂笑道：「我真糊塗，靜坐了幾天，真是山中忘甲子了。」仲清道：「聽說琴言患病未好，如今能去演習嗎？」玉林道：「你還不知玉儂那日在運河遊了一天，忽然的病就好了。」王恂道：「此是人逢喜氣精神爽了。」仲清道：「那琪官不是壞了手，如今想也好了。」玉林聽得仲清說起此事，便低了首，春山半蹙，遠黛含顰，又有些怒態。王恂、仲清等不解其意，因問道：「佩仙緣何發惱起來？」桂保見問，對仲清道：「都是你問起琪官，觸起他的傷心事來。」仲清忙問何事？玉林不語，桂保就把奚□一送坊之事迹了一遍，聽得仲清、王恂大怒起來，同說道：「天下竟有這等人，叫他們怎樣過得日子？」桂保道：「如今躲在天津未回呢，只怕終久還要回來的。」仲清道：「這奚□一到底是怎樣人？」桂保道：「奚□一的出身倒不小呢，聽得說他祖上是洋商，他祖老太爺作到布政司，得了軍功。他父親蔭襲雲騎尉，由守備起來，在軍營出力，今作了提臺。度香說與他有世誼，因鄙其為人，是以不與往來。從前華公爺作大經略，平倭寇，徐中堂是副經略，同在軍營。那時老奚才作四川游擊，是華公爺、徐中堂保舉起來，即得了副將，旋升總兵，前年又升了江南提督。籍係廣東嘉應州，家道甚豐，足有正千萬的事業，又在省城當了個洋行總商。他共有兄弟□二人，有作官的，有當商的。他本要捐個道臺，因花動了銀子，湊不上來，只捐了個知州，差不多也要到班了。」王恂道：「是了！是了！我們老人家也認識，又叫作奚老土，因他帶些鴉片煙土來，賣了一萬多銀子。」玉林、桂保坐了一回要去。王恂道：「忙什麼，吃了飯去罷。天也不早了。」就命書童到廚房吩咐去了。

少頃，夕陽西下，仲清叫人捲起簾子，就把桌子挪到廊前，擺了四個座兒。王恂道：「便飯，沒有為你們添菜，我這裡卻比不得度香。」桂保道：「好說，你的便飯我也吃得記不清了，東成居也作不出來。度香處也過於糜費，其實如何吃得這麼許多。」說完就同坐了。廚房內聞得有相公，便多備了八個碟子，添了四樣菜。先把黃酒、小吃送上來。玉林、桂保各敬了酒，便談談講講，淺斟低酌了一回。仲清、王恂又問了些近日的事，見玉林不肯喝酒，因問道：「你的酒量很好，為什麼今日不喝？」玉林道：「這兩天嗓子啞了，受了熱，所以不敢喝酒。」仲清又叫拿些水果出來，仲清道：「喝酒不行令，是斷不能爽快的。人少又行不得什麼令。」桂保道：「我們行那個《貼翠令》罷。」王恂道：「也好。」就叫拿出骰子來。行了一回，各人卻也吃了許多。

方才王恂日間聽了仲清品評各人的情境，因想起《花譜》中諸旦都講究情分的。因問玉林、桂保道：「你們此刻在怡園演習，那□個人，你可曉得他們有幾種情性，脾氣是那個最好相與，可講得來麼？」桂保道：「這□個卻也好幾樣，內中就是玉儂脾氣冷些，其餘沒有什麼脾氣。」玉林道：「講情性風雅，心地聰敏，不慕勢利，意氣自豪，是瑤卿。一塵不染，靈慧空明，胸有別才，心懷好勝，是媚香。溫文俊雅，出言有章，和而不流，婉而有致，要算香晚。言語爽直，風度高超，雅俗咸宜，毫無拘束，是靜芳。恬靜安詳，言語妥貼，是瘦香。

心靈口敏，儀秀態研，是小梅。泛應有餘，風流自賞。」把嘴向著桂保道：「這是他。別有會心，人難索解，海枯石爛，節操不移，這是玉儂。把潔守貞，不計利害，是玉豔。至於我則無長可取，碌碌庸人，使人嫌棄的，就是我了。」桂保道：「這是你自己不好下贊語，這考語待我出吧：芳潔自守，風雅宜人，不亢不卑，無好無惡，這些是佩仙。」仲清、王恂同道：「這考語出得很切，足見蕊香近日識見又長了好些。」玉林道：「我卻當不起這考語。」王恂道：「還有幾個人索性請你批評批評。」桂保笑道：「是誰？」王恂道：「蓉官、二喜、玉美、春林、鳳林，這些人又是怎樣？」桂保笑道：「這又是一路，不與我們往來的。我們是玉虛門下弟子，是興周伐紂的，他們是通天教主門人，是助紂為虐的。這些人是龜靈聖母、申公豹等類，卻也有些旁門左道的神通，倒也利害。我們那一日運氣不好？與他們同席，便小小心的待他，斷不敢取笑他一句。即如佩仙的事，不是蓉官攻出來的？琪官的苦，不是二喜作成他的？還有我們這個杜玉儂，我倒替他擔心。他見一個，便得罪一個，他的冤家竟不少了。他的記性又平常，尋常會過的，歇幾天見面就想不起來。人人恨他的架子大，臉面冷，不會應酬，就是對著度香，也是冷冷的。唯聽得心上只有一個梅公子，是生平第一知己，竟會眠思夢想得害起病來。這梅公子是誰呢？」仲清道：「難道你還沒有見過這人，怎麼想不起來？」王恂道：「媚香生日，那一位頂年輕，生得頂好的，就是梅公子，號庚香。」桂保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果然不錯。論容貌與玉儂一對，但他倒合得來玉儂這脾氣嗎？」玉林道：「那一天玉儂沒有來，怪不得那位梅公子是無精打采的，話也不說，酒也不喝，略喝了幾杯，就出席躺著去了。後約定到瑤卿家裡去，他答應了，也沒有來。王恂道：「聽得前日他倒與素蘭、琴言逛了一天運河呢。」桂保點點頭道：「口惡！怪不得玉儂回來病就好了。」當下四人說說笑笑，已過了二更，桂保、玉林也要回去，就告辭了，各自上車而回。仲清、王恂又談了一回，各自回房不提。下回是怡園請客，演出新戲，不知華公子看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